

幼 狮

下册

欧文·肖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美〕欧·亨利著

幼 狮

下 册

陆谷孙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风
坟
时

寅
历
表
格
声
(1
多

二
木
手,

结
和
姑

俗
的
后

美
国
层

情
之

不
应

实
际

夏
三

Irwin Shaw
THE YOUNG LIONS

本书根据 Jonathan Cape Ltd., 1949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幼 狮

(美)欧文·肖 著

陆谷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9 插页 11 字数 651,000

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4,500 套

书号：10188·700 定价：(上、下册)5.90元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丧钟为谁而鸣

〔美〕海明威著

小城畸人

〔美〕舍伍德·安德森著

土生子

〔美〕理查·赖特著

菲茨杰拉德小说选

〔美〕菲茨杰拉德著

咆哮与骚动

〔美〕威廉·福克纳著

曼斯菲尔短篇小說选

〔英〕曼斯菲尔著

城堡

〔英〕阿·约·克罗宁著

刀锋

〔英〕毛姆著

雪国

〔日〕川端康成著

缩影

〔日〕德田秋声著

伪币制造者

〔法〕纪德著

特博一家（上、中、下卷）

〔法〕马丁·杜·加尔著

告别

〔德〕约翰内斯·贝歇尔著

在轮下

〔德〕赫·黑塞著

莱尼和他们

〔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著

农民（1—4卷）

〔波〕莱蒙特著

旋涡

〔哥伦比亚〕里维拉著

侏儒

〔瑞典〕巴·拉格维斯基著

血与沙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无产者安娜

〔捷克斯洛伐克〕奥勃拉赫特著

“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
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
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
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
见。”^①

① 引自《圣经·旧约全书·那鸿书》第二章第十三节。

第二十章

“我想跟你实话实说，”考尔克罗夫说，“看到你回到我的连队来，我不胜遗憾。你给部队丢了脸；依我看，即便花上一百年，我也没法把你训练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我总得试试看啰，训练过程中要是把你撕作两半也怨不得我。”

诺亚只顾盯着上尉鼻尖处那一块不时抽搐的白斑看。一切的一切都同原先一样。值星室里照样是明晃晃耀眼的灯光；军士长办公桌上方的墙上依然张贴着陈旧的俏皮文字：“随军牧师的号码是一四五。请把你们发着恶臭的名卡^①送到那儿去打上编号。”考尔克罗夫说话的声音一点没变，说话的内容似乎也仍是老一套；甚至连值星室里弥漫着的气味也是一成不变的：老得没牙的木器家具和积满灰尘的文书卷宗全散发着陈腐的霉味；军服的汗臭混杂着枪膛润滑油和啤酒的气味。面对此情此景，很难想象诺亚曾离开过这儿，也无法看出这儿出现过什么新鲜事儿或是发生过何种变化。

“自然啰，连部不会让你享受特别待遇的，”考尔克罗夫一字一顿地说。他故意装出一副正儿八经的神态，暗地里正得意非凡呢。“你别指望拿到外出通行证，也别指望休假了。从今天算起的两星期内，罚你天天到伙房当差；两星期之后改为每周的星期六和星期天炊事值班。听明白了？”

“是的，长官，”诺亚说。

“你还是睡原来的那张铺。我得警告你，艾克曼，只要你还想活下去，你得比部队里的任何人多花五倍的力气，当一名象样的兵。明白吗？”

“是的，长官，”诺亚说。

“行了，这就给我滚出去。我可不愿再在这连部值星室里见到你。就是这话！”

“是，长官。多谢，长官，”诺亚行过军礼，退了出去。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沿这条他所熟悉的连部驻地的大路往原来的营房走去。五十码之外，营房的灯火从不挂帷帘的窗户向外倾泻；他看见几个熟悉的身影在屋子里移动，只觉得嗓子眼里一阵干涩，紧张得难受。

蓦地，诺亚一个转身。黑暗中，有三名士兵尾随着他，见他转身便都在原地站定了。不过，诺亚还是认出来人是唐纳利、赖特和汉克尔。他甚至看见这三个家伙正冲着他狞笑。三人悄没声儿地彼此间拉开一定的距离，不怀好意地走上前来。

“咱们哥儿仨欢迎你来了，”唐纳利说，“全连的弟兄合计过了，决定用传统方式好好接待你回到队伍上来。大家公推我们三个在这儿迎候。”

诺亚把手伸进衣袋，一下子掏出一把回兵营路上在小镇买下的弹簧折刀。一按机关，六英寸长的刀刃便刷地打刀鞘里跃将出来。在诺亚的手里，崭新的刀子闪着寒光。三人一见这架势，又在原地站定了。

“谁碰我一下，”诺亚不动声色地说，“我就请他吃刀子。连队

① 原文为 TS cards。TS 系粗俗语 tough shit 的缩写，同时又恰好是 Top Sergeant（军士长）的缩写。上文所说“陈旧的俏皮文字”即指这一双关语。

里不管哪个，今后再来找我麻烦，我一准杀了他。这话请你们传达给大家。”

诺亚把身子挺得笔直，持刀的手搁在与大腿齐高的部位，微微伸出在前。

唐纳利朝刀子看了一眼，过后又向两名同伙投去一瞥。“算了，”他说，“咱们放了他吧。暂时不跟他啰嗦。他是个疯子。”三人于是都慢慢走开了。诺亚依然持刀站立在原地。

“暂时放过你，”唐纳利大声说，“我说的是暂时，别忘了。”

诺亚看着三个坏蛋拐过一个弯从视线中消失了，不由得咧嘴一笑。他低下头去，看看这凶险的长长的刀锋，胸有成竹地啪一声把刀折叠起来，又把它放回衣袋。当他往营房走去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找到自卫的办法。

可是，一俟走近营房，诺亚又在门口流连了好一会，不肯走进去。他听见屋内有人在唱歌：“我捏住你的手，你马上明白……”

诺亚猛地推开门，一步跨进营房。门口附近的赖克一见进来的是诺亚，便大叫起来：“老天爷，看哪，谁来了！”

诺亚又把手伸进衣袋，摸摸小刀冰凉的骨质刀柄。

“嚯，是艾克曼，”屋子那一头的考林斯说，“真没想到。”

突然，士兵们一齐拥上前来。诺亚连忙以不为人所注意的动作朝后一闪，用身体贴着墙，以免有人从背后抢上前来暗算。与此同时，他的手指已按在折刀借以弹开的那小小的按钮上。

“怎么样，艾克曼？”梅那特问，“过得开心吗？夜总会全让你玩了个够吧？”

旁边的人一阵哄笑。诺亚怒不可遏地涨红了脸。但是待他仔细一分辨这笑声的意味，他才慢慢意识到大家好象都不怀什

么恶意。

“嗨，我的天，艾克曼，”考林斯说，“真该让你看到你老兄脚底抹油那天考尔克罗夫的脸相。见过那番模样，咱参军当兵也不算白搭了。他差一点儿没把列盖特吞下肚子去！”士兵们津津有味地回想起那个光荣的日子，再次报以一阵哄笑。

“你去了多久，艾克曼？”梅那特问。“有两个月吧？”

“四个星期，”诺亚答。

“四个星期！”考林斯不胜惊羨，“四星期的休假！要是我有勇气学你的样子溜它一回就好了，我向老天发誓……”

“你看上去气色很好，老弟，”赖克拍拍诺亚的肩膀，“开一次小差受益无穷喔。”

诺亚满腹狐疑地看对方一眼，心想这准是大伙儿在变着法子跟自己捣乱。所以，他还是用手紧握着刀。

“你走以后，”梅那特说，“另有三人受到启发，也开了小差。你算是带头干了件时髦的事情，真是带了好头。上校下到连队，当着大家的面，把考尔克罗夫骂得狗血喷头，责问他带的是什么队伍，怎么让士兵接二连三地溜号，又说咱们这连队是全军最最糟糕的典型，如此这般大发一通雷霆。我当时真以为考尔克罗夫会扑上去割上校的喉管呢。”

“瞧，”勃纳刻说，“咱们在营房的墙脚旁捡到了你的东西，我替你收起来了。”他说着把一个用粗麻布扎起的小包裹塞到诺亚面前。诺亚以迟钝的动作打开包裹，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勃纳刻那满堆笑容的娃娃脸。包里装的竟是诺亚的那三部书，虽说纸张已出现斑斑霉点，辨读尚无问题。

诺亚慢条斯理地摇摇头。“多谢。”他说，“谢谢弟兄们。”他把书放下，不敢转过头来让周围的人看到他脸色的变化。他依稀

觉得这么一来自己算是同军队达成了一项停战协定。要说停战的条件嘛，真够荒唐的。得亮出刀子，还得挺身抗命，跟当官的作对，以这等荒诞不经的手法树立自己的威信。可是，不管怎么说，休战已成事实。诺亚站在床边，目光昏花地俯身看着铺上那几本残破的书。众人围着他高声喋喋不休，可他们在说些什么，诺亚全听不真切。这时，他意识到休战状态也许可望维持下去；谁知道呢，说不定弄到最后还会进一步同周围的人结成生死之交呐。

第二十一章

排长在早上的战斗中阵亡。克里斯蒂安临时接替了死者的指挥职务。正在这时，上级下达命令，要他们后撤。美国人的攻势并不猛烈；再说，德军这个营居高临下占着山头的有利地势。从这儿望下去可以看到一座饱经战火摧残的村子。村里有二十来所房屋，眼下还有三户意大利村民没撤走，依然在那里朝不保夕地苦撑苦渡。

“军队办事的作风，我算开始看清了，”一排人马乘夜幕拖着脚步在沙漠里后撤的当儿，克里斯蒂安听见有人这么发牢骚，“派名上校下来视察一番，回到司令部就信口雌黄，说什么：‘将军阁下，敝人荣幸地向您报告士兵的住处既暖和又干燥，全处于安全地带，除非敌人直接打上门来，否则可保万无一失。军粮的供应总算也恢复了正常；军邮部门一周投递三次信件。美国人知道他们的阵地固若金汤，因此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太好了，’将军于是下命令，‘我军往后撤退就是了。’”

克里斯蒂安听出发牢骚的是二等兵德恩，便悄悄地记下一笔，准备日后找那人算帐。

他神志恍惚地一路走去，肩上背着的那支施迈塞自动步枪死沉死沉的，压得他直不起腰来。这些天以来，他无时无刻不是累得够呛。疟疾带来的头痛一阵阵地发作，不时又浑身发冷打

摆子。这些症状弄得他手足乏力，心慌意乱，却又不曾严重到进医院接受治疗的地步。他一瘸一拐地走在沙漠里，军靴嘎吱作响，仿佛一声接一声地宣告：撤退，撤退，撤退……

昏昏然之中，克里斯蒂安还在暗自庆幸：乘着夜幕后撤至少不会遭受空袭。等太阳出来，就没这份好福气了。说不定在远离德军的福儿亚，在某一个暖融融的屋子里，一名年轻的美国空军少尉这会儿正准备用早餐吧。这人喝下一杯葡萄汁，饱啖一顿麦片粥加火腿煎蛋的美食，再来吸饮掺加奶油的上好咖啡，准备在吃饱喝足之后跨进飞机的座舱，升空掠过重山，往地面上四散的德军身影开火扫射。到时候，克里斯蒂安和他率领的这一排士兵就只好往路边浅浅的防空洞里乱钻，顾了头又顾不了腩。

克里斯蒂安恨死美国人了。与其说他恨美军的子弹和飞机，倒不如说他更嫉恨火腿煎蛋和上好的咖啡。还有香烟，他这样想着：除了各种各样优越的物质条件，美国人还能抽上烟，想抽多少就有多少。香烟供应如此富足的国家怎么会被人打败呢？

想到这儿，克里斯蒂安的舌头热辣辣地好不难受，渴望着能一品香烟的美味让他过过瘾。但是，背包里只剩下两支烟了，他给自己限定一天只能抽一支。

克里斯蒂安回想着自己见过的美国飞行员的嘴脸，那些人是在德军战线的后方被击落而当了俘虏的。全是些小白脸，嘴角挂着骄矜的隐笑，照样傲慢地抽着香烟，等候德军把他们押走。克里斯蒂安暗暗打定主意，下一次再见到这类小白脸，不管上级下过何种命令，一准开枪崩了他。

一不小心，他在一条车轮滚过形成的凹陷里绊了一下。双膝和大腿一阵钻心的剧痛，他不禁惨叫了一声。

“没伤着吧，中士？”走在他身后的一名士兵问。

“不用替我操心，”克里斯蒂安说，“紧靠路边前进。”

他迈着跛腿往前走去，不再让思想开小差，而是专心注意眼前的路面。

营部传令兵等候在桥头。对于此人的出现，克里斯蒂安已在事先接到了通知。

克里斯蒂安辖下的一排士兵已步行了两个小时，此刻天已大亮。他们曾听到飞机的声音，幸好隆隆的机声是从几座小山的那一头传来的，克里斯蒂安他们并未遭到攻击。

传令兵是一名下士。此人一直战战兢兢地潜伏在路旁的小沟里。沟里的积水约有六英寸深。可是这位下士显然觉得安全至关重要，所以也就顾不得泡在水里是不是舒服了。看见克里斯蒂安他们行近，下士才拖着一身泥水从小沟里爬出来。桥的那一边，一班轻工兵正等候着让克里斯蒂安他们通过之后往桥头地域布雷。这座桥小得可以，底下的河床业已干涸，地势平坦。把这么一座桥炸掉至多只能把敌人的前进推迟一两分钟。然而工兵还是坚持要把一切可炸毁的东西统统炸掉，其执著的态度犹如他们正举行某种古老的宗教仪式。

“你们来晚了，”下士神色慌张地说，“我还担心路上出了什么事。”

“没有出事，”克里斯蒂安简慢地说。

“那好，”下士说，“只消再走三公里，上尉在前边等我们，他会指定你们构筑工事的地点。”下士说着又不胜惊恐地往四周看一眼。这家伙模样猥琐，象是不论何时何地都在担心，怕挨一枪冷枪，或是在一片开阔地上让敌机追着扫射，或是在光秃秃的

山头上给一颗炮弹轰个正着。克里斯蒂安看看下士，心里明白，这人肯定不久就会被打死的。

克里斯蒂安向士兵做了个手势，大家便跟随下士过了桥。好，克里斯蒂安木然寻思着，再走三公里，就该让上尉定计策作决定了。工兵们在堑壕里望着这队士兵走过，呆滞的目光既不带同情也不含恶意。

克里斯蒂安过了桥猛然收住脚步。背后的士兵也都自然而然停止了前进。差不多是完全出乎一种机械的直觉，一点也没有意志力从中干扰，克里斯蒂安开始目测几段不同的距离，敌人可能攻来的途径以及火力的射界。

“上尉在等着呢，”下士提醒他，此人惊悸的目光越过后边的一排士兵，往大路上看去。再过一些时候，美国人就会从这儿杀奔过来。“怎么不走了？”

“给我住嘴，”克里斯蒂安说完又走回到桥的那一头。他站在大路的中央往后眺望。在一百米的距离之内，大路作一直线延伸，接着一个转折，蜿蜒地通向一座小山的背后，从视线中消失了。克里斯蒂安接着朝另一方向转过身去，透过早晨的雾霭往大路和士兵们面前的群山眺望。大路在那边曲曲弯弯盘山而上，山腰全是裸露的大石，树木稀少。约摸在八百至一公里以外的远处，山势险峻犹如悬崖，几块巨石突出在崖边。克里斯蒂安凭着直觉注意到那极为有利的地形，要是在那几块巨石中间埋伏一挺机枪，准可封锁小桥以及桥头的通道。

下士来到克里斯蒂安背后。“我不想惹你生气，中士，”下士用颤抖的声音说，“可上尉明令路上不准有任何耽搁。我可不准备听你找借口来搪塞。”

“住嘴，”克里斯蒂安说。

下士张了张嘴，还想争辩，可马上又意识到还是少开口为妙，于是只好忍气吞声，抬手抹了抹嘴。他站在小桥的第一块石条处，心事重重地往南边望去。

克里斯蒂安艰难地走下桥堍，来到干涸的河床作进一步的察看。从桥头路基处往下约十米的距离，斜坡颇为徐缓——他的头脑仍然象一台机器似地作着刻板的计算——既无深陷的凹处，也没有大石头。桥底的河床是一片松软的沙子，只有一些经河水冲刷的石子和几簇蔓生的矮小植物点缀其间。

克里斯蒂安发现，在这儿不费多少手脚便可打上一仗。他默默盘算着，艰难地爬上坡回到大路上。此时，全排士兵都已小心翼翼下了桥，往大路两侧散开，准备一听见敌机的马达声便全跳进工兵埋伏的沟渠去躲避空袭。

活象一群野兔，克里斯蒂安鄙夷地寻思着，咱们这一群乌合之众已全然没有人的尊严了。

下士在桥头不住地跳来蹦去。“行了吧，中士？队伍可以上路了吧？”

克里斯蒂安不去同他啰嗦，而是自顾自再一次往一百米以外大路的拐角望去。他微微合上眼睛，仿佛已看见美军的先头斥候匍匐着东张西望，侦察前进道路上是否一切安全。斥候兵的头颅一冒肯定马上就会缩回；接着也许会出现另一颗头颅，说不定是名中尉（看来美国陆军的编制之中就数中尉衔的军官居多，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军方很愿意把这些人派到第一线送死），然后，从小山背后将转出一队人马，紧挨山腰作着蜗行，还不时胆颤心惊地一步一看脚下，生怕德军在此埋下了地雷。往桥头进犯的美军可能仅一班人，也许是一个排，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连。

克里斯蒂安再次转过身去，看看小桥那边约一公里处悬崖

似的危巍边缘的巨石。他差不多可以肯定，从那制高点往下不仅可以控制敌人接近桥堍的通道和桥梁本身，而且能监视在南面小山丛中蜿蜒伸展的道路。克里斯蒂安他们这一拨子人刚才就是从那儿走过来的。占据了这样一个制高点，他可以不等敌军从山口拐弯处转出往桥头扑来，在很远的距离之外就能对他们的动态洞若观火。

在克里斯蒂安的头脑里一个成熟的计划逐步形成，所有的细节全考虑周到。这项计划象是别人拟订妥善之后才交付他去实施的。克里斯蒂安沉吟着点了点头，快步走过小桥，来到率领工兵作业的中士跟前。

工兵中士带着大惑不解的神情看着克里斯蒂安问道：“你是打算在这座桥上过冬吗，中士？”

“你是不是已在桥下埋了炸药？”克里斯蒂安反问。

“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对方回答说，“只等你们过桥，一分钟之后就点燃导火线。我不明白你还磨蹭些什么，不过我得告诉你，这一阵拖拉，看着你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我可受不住了。要知道，美国人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

“导火线很长吗？”克里斯蒂安问，“譬如说能不能烧上十五分钟才引爆？”

“我手里有很长的导火线，”工兵中士说，“可我们不准备在这儿用上长导索。炸药已接上一根一分钟燃尽的导火线，只要让点火的人能够及时跑开就行了。”

“把已经安上的导火线拿走，”克里斯蒂安说，“换一根长导索。”

“听着，”工兵中士说，“你的任务是把这些中看不中用的士兵给我带过桥去。我的任务是炸桥。你这一排人该如何行动，我

不想多嘴；炸桥的任务该怎么完成，你也不必费心教我。”

克里斯蒂安沉静地盯着工兵中士瞧。那人五短身材，不知用上了何种奇妙的办法，居然在战时依旧保持着胖墩墩的体态。虽说胖得还可以，工兵中士并不结实，更象是那种成天闹肚子的大腹贾，一举一动都显出暴躁不安的神态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我还要你交出十颗地雷，”克里斯蒂安说着指一指乱七八糟堆在路边的爆破器材。

“这些地雷是准备埋在桥那一头路面上的，”工兵中士说。

“美国人会用探雷器开路，把你埋下的东西一个个起出来，”克里斯蒂安说。

“那可无关我的事，”工兵中士阴郁地说，“我接到命令在此布雷，当然只能按命令行事。”

“我准备带着手下的一排人在此驻守，”克里斯蒂安说，“就是不能让你往大路上布雷。”

“听着，中士，”对方激动得声音直打颤，“这会儿不是拌嘴争长短的时候。美国人……”

“把那几个地雷捡起来，”克里斯蒂安干脆朝着一班工兵下了命令，“跟我来。”

“请你注意，”工兵中士尖声抗议，“这一班工兵的指挥官是我，不是你。”

“那就请你让他们捡起地雷跟我走，”克里斯蒂安尽最大努力学着哈登堡中尉的口吻冷峻地说。“我正等你下命令呢，”他又厉声补充一句。

工兵中士既恼火又害怕，不住地喘着粗气。下士传令兵那毛病好象传染给他了，使他过几秒钟就要扭头看看大路的拐角，生怕美国人已在那儿出现。“好吧，好吧，”工兵中士说，“反正同